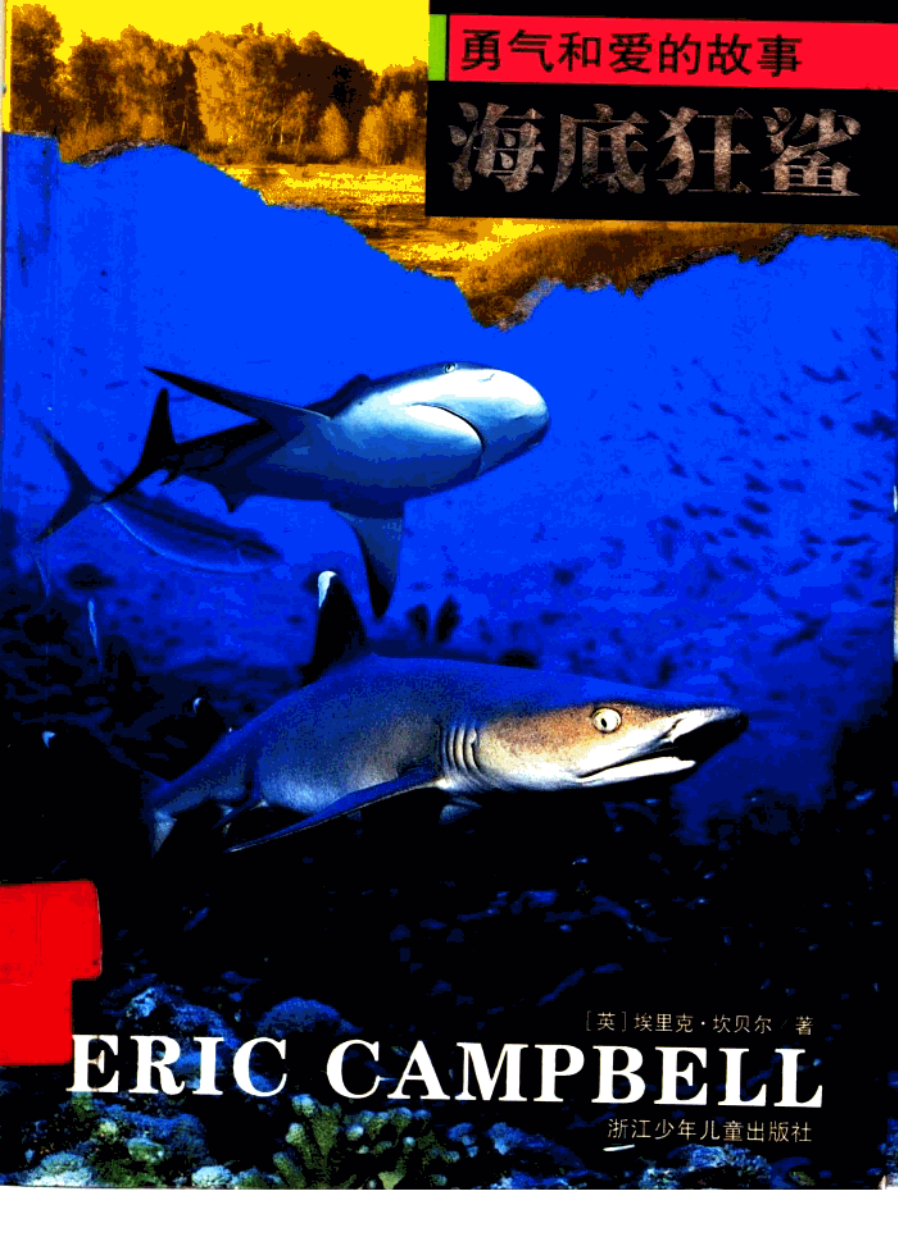


勇气和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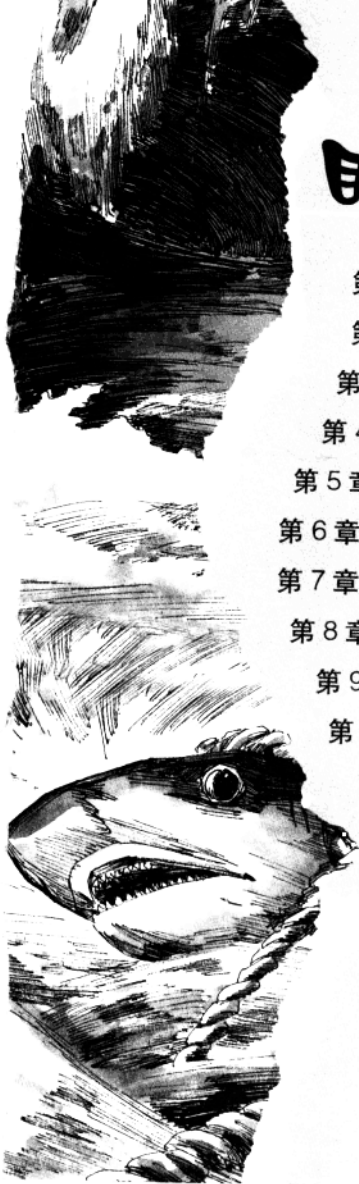
海底狂鲨



[英] 埃里克·坎贝尔 / 著

ERIC CAMPBELL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第1章 海上男孩/1

第2章 红色警戒/14

第3章 神奇的潜艇基地/28

第4章 唤鲨鱼魔法/40

第5章 出海/52

第6章 火山大喷发/68

第7章 海啸来了/84

第8章 劫后余生/92

第9章 海水中的血/109

第10章 寻找鲨鱼之路/121

第11章 孤帆英雄/128

第12章 生死太平洋/147

尾声/166



第 1 章

海上男孩

今天，他们决定继续前进。

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这个小镇的警戒等级从黄色上升到了紫色。如果再上升到红色，人群就要疏散了。

就这么看看，一点儿也看不出玛土皮火山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三星期前他们来到这里，直到现在，这座山似乎没发生什么变化。它安安静静地坐落在海港的入口处，山脚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张开的火山口对着天空。

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危险。

不过，安迪·汤普森知道，这正是它残酷的诡计。

他们刚到拉包尔的时候，他在镇上的图书馆打发时间，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 1937 年玛土皮火山喷发的报道。



据说,当时撕天裂地的震动从地下传上来,摇晃着地上的房屋,就好像这些屋子都是纸做的一样。地壳深处隆隆巨响,大群大群被深海的热量烫熟了的死鱼随着波浪冲到海湾的沙滩上。

当地人吓得不知所措。老者认为这是众神在发怒,于是大家摆起丰盛的筵席,唱起颂歌,宰了很多头牲口,希望狂怒的天神平静下来。那几天里,镇上到处是跳跃的鼓点、高亢的歌声,夹杂着牛羊被宰杀时的尖叫声。

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可怕的命运。后来的一个下午,火山锥在连续的猛烈爆炸中爆裂开来,火红滚烫的巨石被抛向空中,炽热的火山灰如雨点飘落,熔化的岩浆冲下山来,冲向人群。

一个恐怖不安的夜晚降临了。对于接下来的一天,有位幸存者是这样记录的:

拉包尔镇仿佛在被狂轰滥炸,灯全被打灭了,接着是我们谁也没见过的大雷雨,雨点结结实实地砸下来。然后,在那个灰蒙蒙的清晨,我们发现雨水冲垮了道路,山上的岩石被划出极深的沟壑。我下山来到码头,看见港口周围堆积着无数黄色的火山岩,浮在水面上。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穿过这黄色的沙漠，我发现伐尔肯岛已经不见了，那里出现了一座崭新的大山——火山锥足有四百五十米高，山顶还冒着蒸气。我的同伴伯克说：“我想整个塔夫安镇的人都死了。”

我想起了前几天的祭祀和舞蹈。克拉维阿镇和塔夫安镇正好位于火山喷发的地点附近，那里成百上千的居民现在应该都已经被埋在石块和火山岩下面了。

现在，当安迪坐在窄窄的防波堤上，任由温暖的海水轻轻拍打他的双脚时，一想起这些，还是感到不寒而栗。他的视线越过海湾，尽力去想像那消失已久的岛屿，想像沸腾的海水中漂浮着厚厚的黄色火山岩的浮渣。

如今，这一切也许要重演了。小镇后面山顶上的火山研究站已在几个月前探测到震动——山脉深处，岩浆层正在沸腾，正在冒着气泡。于是，当地政府发出了黄色警戒，警告大家玛土皮火山再一次苏醒了。

没多久，开来一艘轮船，停在火山锥的阴影下面。火山学家一天上船好几次，读取深度数据，把烈性炸药投到水中，测算回声从海底反射回来所花费的时间。

很快，一切就得到了证实。在玛土皮的中心，炽热的



岩浆和盘旋上升的气体形成了可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挤压、推动着海床不断上升。开始一天只上升几毫米，持续了几个星期之后，压力蓄积起来，海床大幅度地抬高了。于是，政府发出了紫色警戒——准备撤离。

平静的小镇立即行动起来。有人把生锈的战时警报器找出来，掸掉上面的灰尘，转动曲柄，让它发出尖厉的报警声。撤离计划制定好了，大货车、小卡车整装待发，集合点也安排好了。到处都是通知，告诉大家警报响起之时应该做些什么。一时间，人们制定计划，打包捆扎，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人们除了等待、观望，就不能再做什么了。

焦虑无处不在，空气里充满了火山散发出来的刺鼻的硫磺味。人们时不时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忧心忡忡地看看玛土皮冒着烟的火山口，在心里问自己：“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啊？”

不过，这一切似乎不会降临到汤普森一家头上，因为今天他们就要起锚出海了。

诚然，在拉包尔的三个星期是相当愉快的，但是没理由为此而留在这里坐等灾难。他们已经习惯了大海带来的危险，只要了解大海，了解你自己的船，这种危险就是可以控制的。但你无法控制一座火山。面对火山，你能做的就是它在喷发之前离得远远的。



所以，这几天他们一直在为他们的航船昆塔纳做准备。现在，带锁的储物柜里塞满了罐头食品和干货，当然还有不可缺少的成袋的大米。几个月前经过布干维尔岛沿岸时被剧烈的风暴撕坏的帆也在位中国制帆工匠的巧手下补好了，性能不稳的燃料泵已经整修一新，所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安迪的爸爸不会对着机器骂了。

而且，就在今天早上，安迪把发动机“哄”发动了，开着昆塔纳穿过海湾到达主码头，把燃料箱和水箱加得满满的，然后把船开回这里，停泊在防波堤外的深水区。他自己划条救生艇上岸，等家人从集市上买来新鲜的面包、水果和蔬菜。最迟到午饭的时候，他们就要走了。

安迪注视着昆塔纳停泊的地方，那里大约有五十艘左右的船只，全都稳稳地停在像玻璃一样平静的海面上，一动不动。

每次看着昆塔纳，他都会很自豪。和其他船停在一起，昆塔纳很引人注目。不知道为什么，她甚至比那些光洁鲜亮的新式船看起来更漂亮、更可靠。这艘船是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在香港制造的，船体是光亮的深色柚木，铜皮加固，有一副将近八吨重的巨大的铅龙骨。船身有十三余米长，船尾是独木舟形的，优雅的舷弧缓缓上扬。船头的斜桅顺着舷弧的曲线，所以昆塔纳总像是骑在浪尖上，船头仰起，冲进浪头里。即使在停泊着的时候，她都是一副奋力移动的样子，好像正深吸一口气，渴望马上出发。她最高的桅杆高出甲板十五米，就是后桅也有十三米高。当她全速航行时，能以惊人的十二节的速度破浪前行。

然而，这些年来她让全家无比钟爱的原因并不是她的速度或者外观，而是她带来的安全感。在最糟糕的暴风雨中，当十几米高的海浪把她从浪尖抛向波谷，或者狂风把船身横转过来砸向高墙一般的排浪时，爸爸总会大声叫道：“别害怕，昆塔纳会照顾好我们的！”

是的，她总是能做到，大家因此而深爱她。

他们在昆塔纳上周游世界，有时寻寻觅觅，有时漫无目的，安迪和妹妹萨莉出生至今就一直过着这种不停航行的生活。

昨晚，他们仔细研究了海图，决定前往卡维恩，它在新爱尔兰长长的海岸线的北端，大概有两到三天的航程。不过，现在的风有一点儿变化无常，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吹，所以耗时可能会更长一些。

不管怎样，海图上这个叫做约克公爵群岛的地方很



是吸引人，似乎值得花上几天去探险。

安迪的目光从停泊着的船只移向海港周边。整洁的小房子聚集在紧靠海滩的地方，在清晨的阳光下白得耀眼。他再把眼光从闪亮的房屋往上移，落在小镇后面高高耸起的绿色的火山上。火山锥线条柔和，在屋顶的上方隐现，像一位仁慈的巨人守护着小镇。很难想像，这些看起来单纯无邪的山峰是在那样强烈的剧变中形成的。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剧变似乎即将重演。他的目光穿过海湾，投向玛土皮火山，而它依然静默着，山峰积满土灰，对着蓝天喷出缕缕轻烟和蒸气。

这时，一声欢快的呼喊从身后传来，安迪转身看到爸爸、妈妈和妹妹正摇摇晃晃地从码头上走下来，手里抱着一个个纸箱。

他站起来，走向防波堤的尽头，拉动缆绳把救生艇拉近，系牢，然后回过身去帮忙搬运这最后一批补给品。

是到出发的时候了。

没人称呼这个老人的名字。实际上，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只叫他“老海鸟”。

无论你在哪一天看到他，他都是一个样——驼着背，拖着沉重的步子在海滩上走着，手里拿着他那根细细的三爪鱼叉，出门去捕他的午餐。



如果你见不着他，也常常可以凭着他的烟草味道找到他。粗糙的黑色烟叶有着强烈的、辛辣刺鼻的气味，是他在自家后院栽种的，走到哪儿就抽到哪儿。年轻人曾经打趣说，他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抽烟。

有时候，你也能听见他。比如在他走路的时候，或者当他站在礁石上，过膝的海水拍打着他的双腿的时候，他会唱起属于自己的歌。他的声音尖厉而颤抖，因为年老而有些沙哑。

每当这种时候，村里的老人会侧过头倾听，说：“唉，唉……”看起来，这歌声能令他们为时光的流逝而伤感。

女孩子们听到他的哀歌，就会在他身边聚集起来，艳丽的衣裙显得分外鲜亮。她们抹抹鬓角，转转眼珠，咯咯地笑着叫道：“老海鸟，老疯子。”然后嘻嘻哈哈地从他身边跑开。

但是女孩子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老海鸟的身份，因为这里的禁忌不允许她们知道，甚至禁止她们靠近珊瑚礁围绕着的专属于他的区域。

他的屋子在一条从村子通向海滩的小路上。在这里，他能看清村里发生的一切，但又有足够的距离，让他在那些叽叽喳喳爱打听的妇人的眼皮底下保守自己的秘密。

唤鲨人的秘密是只属于男人的秘密。



房如其人，他的屋子老旧、破败，还有一点点倾斜。他已经记不清楚是在多少年前，他满怀着爱，精心建造起这间屋子。记忆中，似乎他整个青春都耗费在这项工程上了。

就在枝叶纠结的老山毛榉树下，他度过了无数光阴。某些寂静的黑夜，他在这里施展世代相传的唤鲨人的魔法。在东南风轻拂、海面平静的季节，他坐着自己的小船远航，去那看不到陆地的大海深处，寻找鲨鱼之路。

曾经，他对鲨鱼的习性了如指掌，他呼唤它们，捕杀它们，直到有一天，他成为村里公认的最出色的唤鲨人。他家的屋檐下、墙上挂满了黑色的鱼翅，经过烘烤和烟熏，硬得像木头一样。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他只能在自己凄厉的歌声和甜美的记忆中捕杀鲨鱼了。

现在，轮到强壮的年轻人来接班了。

传说中，捕捉鲨鱼的最佳时机是黎明时分，那时，世界要在黑夜和白天交接之时停下来喘口气。因此，传统也要求未来的唤鲨人在这个时刻开始他的学徒生涯。

这个星期，风总算停止了它那反复无常的漫游，安定下来，持续朝东南方吹着。年轻人卡尔库，这新一茬的第一个唤鲨人，在破晓之前来到了老海鸟的屋前。

他站在门外，在黎明的静寂中轻声呼唤这位老人。

“拉伦冈姆，”他叫道，“拉伦冈姆，醒醒啦。”

其实，这位老人已经醒了，正背靠山毛榉树坐着。黑暗中，卡尔库看不见他，所以当听到一棵树突然开口说话时，吓了一跳。

“别说话，仔细闻闻空气的味道。”老海鸟说。

年轻人照做了。树底下，一个黑影离开树干，站起身来。

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海草的腥味。海潮很低，海水退下去了，礁石几乎都露在外面，上面缠绕着长长的墨角藻。这些海草将在白天的烈日下炙烤几个月，最终变成半干不湿的腐败物，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息。这就是这个季节岛上特有的味道。

老海鸟走到年轻人身边，和他一起站着眺望慢慢亮起来的环礁湖。

“这就是鲨鱼的味道，”老海鸟说，“让你的鼻子好好闻闻。”

卡尔库点点头。

离他一个人划着船去深海探寻鲨鱼之





路的日子不远了。独木舟已经造好。在漫长的大风季节，卡尔库花去了所有的空余时间来造船，用旧石斧把原木锯成段，削片，凿洞。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他常常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屋子角落里闪闪发亮的新式铁斧和凿子，希望自己能偷偷地用它们来干活。但他知道不可以。那些工具是派别的用场的，不是用来造独木舟的。唤鲨人的船只能用古老的工具，按照古老的方法来打造，不然就会招来灾难。如果他偷偷地用了，即使别的唤鲨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会感到羞耻。而且，鲨鱼也会知道的。

造船的时候，老海鸟帮助过他，教他怎样把木头内部挖空，怎样使船体平衡。他还教他用湿珊瑚涂抹船身表面，让木板外面多一层银白闪亮的石灰粉，这样木板就能像金属一样防水。

他们还一起砍来做舷外支架用的直而粗壮的树枝，剥掉树皮，竖在卡尔库屋外的沙地上晒干。这些树枝晒了好多个星期，直到老海鸟满意为止。然后，他们用削尖的骨头在船舷两侧凿孔，用藤条把晒得硬硬的树枝捆扎固定。老头对打结的要求简直就是吹毛求疵。

“紧一点儿，你得把它们扎得再紧一点儿。”他不时地嘟囔着，用手指拨弄几下卡尔库绑的结，对年轻人的粗枝大叶不住地摇头。

“坐这条船出海，你就别想回家了。”他摇晃着一根



有点儿松的支架,说道:“鲨鱼会听到你的小船发出的吱嘎声,知道这不是一条好船。它用尾巴一扫就能把船打散,而你卡尔库也就玩完了。”

卡尔库笑了。村里领教过老头的倔脾气的人早就警告过他了,不过他对老人的批评一点儿都不生气。老人捕了一辈子鲨鱼,每一次都安全地回来了;而其他的人,那些不听老海鸟劝告、草草造好船只就匆匆下海的人,却都没再回来。

在看不到陆地的远海,海面茫茫一片,海水深不可测,面对鲨鱼,船就是人类唯一的依靠了。

所以卡尔库很听老海鸟的话,一切都按老海鸟说的去做。

现在到时候了,老海鸟要施展他的魔力,为卡尔库的唤鲨之旅做准备了。他们站在一起,年老的和年少的,默默看着大海。

同时,在很远很远的海面上,鲨鱼群沿着银色的路线安静而随意地游动着。它们也在等待。



第2章

红色警戒

发动机柔和地振动着，表现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样子。汤普森先生抬起头靠近它，仔细寻找比他的呼吸还要微弱的杂音和异响。这台发动机是他的宿敌，他完全不信任它。机器随时随地有可能开始喘息，尖叫，嘎嘎作响，轰隆几声，最后熄火。对这台机器他真是恨透了，多年来，它让他皮肤擦破，手指烧伤，心情烦躁；它让他在舱底充满柴油味的脏水里头朝下半躺着花上一个又一个小时，想办法使顽抗的机器重新发动起来。

安迪握住驾驶盘，笑了。

“离它远点儿，爸爸。一察觉到你在船上，它马上就会变得不好用的。”

“我知道。就像有一个脾气古怪的姨妈住在船上，整天对你不停唠叨，你就会忧郁症发作。”

萨莉坐在船头，带着不屑的神情回过头来。

“你们两个，”她说，“说得它像是个活物一样。但它就是件‘东西’。如果你常常把它拿出去好好修理，而不是用绳子和胶布来凑合，我想它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儿的。噢，等等，我闻到了一股香味，是不是培根三明治的味道？”

“正是，”汤普森太太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上来，“培根三明治和茶马上就来。”

“好极了，”爸爸说，“我们能暂时把发动机的问题丢开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出海湾了。远海上可能会有风。”

安迪轻轻哼了一声。大家都知道，汤普森先生说“可能会有风”，那可能性就和“猪可能会飞”一样小。他正处在悲观情绪之中，大家还要忍受一段时间，直到他再也看不到陆地。

安迪看着爸爸为船帆啊、齿轮啊忙活着。彼得·汤普森今年五十岁不到，有些显老，头

